



李娃傳
楊媚珠傳
霍小玉傳
綠珠傳
會潤梅
真妃記
趙氏二美遺踪
長恨歌傳
李師師外傳附錄
少室仙妹傳

李師師外傳

附錄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李師師外傳

李師師者，汴京東二廂永慶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寅妻既產女而卒，寅以菽漿代乳，之得不死，在襁褓未嘗啼。汴俗凡男女生，父母愛之，必爲捨身佛寺。寅憐其女，乃爲捨身寶光寺。女時方知孩笑，一老僧目之曰：此何地爾？乃來耶？女至是忽啼，僧爲摩其頂歸。乃止。寅竊喜曰：是女真佛弟子。爲佛弟子者，俗呼爲師，故名之曰師師。師方四歲，寅犯罪繫獄死。師師無所歸，有倡籍李姥者收養之。比長，色藝絕倫，遂名冠諸坊曲。徽宗有皇子一本帝旣位，好事奢華，而蔡京、章惇、王之黼徒，遂假紹述爲名。勑帝復行青苗諸法，長安中粉飾爲饒樂氣象。市肆酒稅日計萬緡，金玉繪帛充溢府庫。於是童貫、朱勔輩復導以聲色狗馬宮室苑囿之樂。凡海內奇花異石，搜采殆徧，築離宮於汴城之北，名曰艮嶽。帝般樂其中，久而厭之，更思微行，爲狎邪遊。內押班張迪者，帝所親倖之寺人也。未宮時，爲長安狎客，往來諸坊曲，故與李姥善。爲帝言隴西氏色藝雙絕，帝豔心焉。翼日命迪出內府紫黃二匹，霞縠二端，瑟瑟珠二顆，白金廿鎰，詭云大賈趙乙願過處，一顧姥利金幣，喜諾。暮夜帝易服，雜內寺四十餘人中，一本無中字出東華門二里許，至鎮安坊，鎮安坊者，李姥所居之里也。帝麾止餘人，獨與迪翔步而入堂戶。卑廡姥出迎，分庭抗禮。慰問周至，進以時果數種，中有香雪藕、水晶蘋婆而鮮棗，大如卵。皆大官所未供者。帝爲各嘗一枚。姥復款洽良久，未見師師出拜。帝延佇以待，時迪已辭退。姥乃引帝至一小軒，案几臨窗，縹緲數帙，窗外新篁參差弄影。

帝翛然兀坐，意興閒適，獨未見師師出侍。少頃，姥引帝到後堂，陳列鹿炙、雞酢、魚膾、羊羶等肴飯，以香子稻米，帝爲進一餐。姥侍旁，款語移時，而師師終未出見。帝方疑異，而姥忽復請浴。帝辭之，姥至帝前耳語曰：「兒性好潔，勿怪。」帝不得已，隨姥至一小樓下浴室中，浴竟。姥復引帝坐後堂，看核水陸，益蓋新潔，勸帝歎飲。而師師終未一見。良久，姥纔執燭引帝至房，帝褰帷而入，一燈熒然，亦絕無師師在。帝益異之，爲倚徙几榻間，又良久，見姥擁一姬，珊珊而來，淡妝不施，脂粉衣絹素無豔服，新浴方罷，嬌豔如出水芙蓉。見帝意似不屑，貌殊倨，不爲禮。姥與帝耳語曰：「兒性頗復，勿怪。」帝於燈下凝睇物色之幽姿逸韵，閃爍驚眸，問其年不答。復強之，乃遷坐於他所。姥復附帝耳曰：「兒性好靜。」一本無坐字唐突勿罪，遂爲下帷而出。師師乃起，解玄紺褐襪，衣輕綿，捲右袂，援璧間琴，隱几端坐，而鼓平沙落鴈之曲，輕攏慢撚，流韵淡遠。帝不覺爲之傾耳，遂忘倦比。曲三終，難唱矣。帝亟披帷出，姥聞亦起，爲進杏酥、飲棗餚、飴諸點品。帝飲杏酥，益許，旋起去。內侍從行者皆潛候於外，卽擁衛還宮。時大觀三年八月十七日事也。姥私語師師曰：「趙人禮意不薄汝，何落落乃爾？」師師怒曰：「彼賈奴耳，我何爲者？」姥笑曰：「兒強項可令御吏裏行，已而長安人言籍籍，皆知駕幸隴西氏。」姥聞大恐，日夕惟涕泣，泣語師師曰：「沟是夷吾族矣。」師師曰：「無恐，上肯顧我，豈忍殺我？」且疇昔之夜，幸不見逼，上意必憐我，惟是我所竊自悼者，實命不猶。流落下賤，使不潔之名，上累至尊，此則死有餘辜耳。若夫天威震怒，橫被誅戮，事起佚遊，上所深諱，必不至此，可無慮也。次年正月，帝遣迪賜師師蛇跗琴。蛇跗琴者，琴古而漆艷，則有紋如蛇之跗，蓋大內珍藏寶器也。又賜白金五十兩。三月，帝

復微行如隴西氏。師師仍淡妝素服，俯伏門階迎駕。帝喜，爲執其手令起。帝見其堂戶忽華敞，前所御處皆以蟠龍綿繡覆其上。又小軒改造傑閣，畫棟朱闌，都無幽趣。而李姥見帝至，亦匿避。一本二倒直至則體顫不能起，無復向時調寒送暖情態。帝意不悅，爲簪顏以老娘呼之，諭以一家子無拘投。姥拜謝，乃引帝至大樓。樓初成，師師伏地叩頭。帝賜額，時樓前杏花盛放，帝爲書醉杏樓三字賜之。少頃置酒，師師侍側。姥匍匐傳樽爲帝壽。帝賜師師隔坐，命鼓所賜蛇跗琴，爲弄梅花三疊。帝銜杯飲聽，稱善者再。然帝見所供看饌器皿二字，皆龍鳳形或鏤或繪，悉如宮中式。因問之，知出自尚食房廚夫手。姥出金錢倩製者。帝亦不憚。諭姥今後悉如前，無矜張顯著。遂不終席駕返。帝嘗御畫院出詩句試諸畫工，中式者歲間行。一二是年九月，以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名畫一幅，賜隴西氏。又賜藕絲燈、矮雪燈、芳草燈、火鳳銜珠燈各十盞，鷓鴣盃、琥珀盃、琉璃盃、鏤金偏提各十事。月團鳳團蒙頂等茶百斤，酥飪、寒具、銀餠餅數盒。又賜黃白金各千兩。時宮中已盛，一本共傳其事。鄭后聞而諫曰：「妓流下賤，不宜上接聖躬。且暮夜微行，亦恐事生叵測。願陛下自愛。」帝領之，閱歲者再，不復出。然通問，一本無賞賜作資，未嘗絕也。宣和二年，帝復幸隴西氏，見懸所賜畫於醉杏樓觀玩久之。忽回顧見師師戲語曰：「畫中人乃呼之竟出耶？」即日賜師師辟寒金鉢、映月珠環、舞鸞青鏡、金虬香鼎。次日又賜師師端谿鳳味硯、李廷珪墨、玉管宣毫筆、刻綾紋紙。又賜李姥錢百千緡。迪私言於上曰：「帝幸隴西必易服夜行，故不能常繼。今艮嶽離宮東偏有官地，袤延二三里，直接鎮安坊。若於此處爲潛道，帝駕往還殊便。」帝曰：「汝圖之。」於是迪等疏言離宮宿衛人。

向多露處，臣等願捐貲若干，於官地營室數百楹，廣築圍牆，以便宿衛。帝可其奏，於是羽林巡軍等布列至鎮安坊止，而行人爲之屏迹矣。四年三月，帝始從潛道幸隨西，賜藏臘雙陸等具，又賜片玉葵盤、碧白二色玉葵子，畫院宮扇，九折五花之簾，鱗文麝一本作舊葉之蘋，湘竹綺簾，五綵珊瑚鉤。是日，帝與師師雙陸不勝，園葵又不勝，賜白金二千兩。嗣後師師生辰，又賜賜下一本有二字珠鈿金條一本作鉤，脫各二事，璣琲一篋，毳錦數端，蠶毛繪翠羽綬百匹。白金千兩，後又以減遼慶賀大賚州郡加恩宮一本作官府，乃賜師師紫綃絹幕，五綵流蘇，冰蠶神錦被，卻塵錦褥，駿金千兩。良醞則有桂露、流霞、香蜜等名，又賜李姥大府錢萬緡，計前後賜金銀錢繪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帝嘗於宮中集宮眷等謙坐，韋妃私問曰：「何物李家兒陛下悅之如此？」帝曰：「無他，但令爾等百人改豔妝，服玄素，令此娃雜處其中，迥然自別。」其一種幽姿逸韵，要在色容之外耳。無何，帝禪位，自號爲道君教主，退處太乙宮，佚遊之興於是衰矣。師師語姥曰：「吾母子嘻嘻不知禍之將及。」姥曰：「然則奈何？」師師曰：「汝一本作母第勿與知，唯我一本有欲追可二字所欲。一本無是字是時金人方啓鑾，河北告急，師師乃集前後所賜金錢，呈牒開封尹，願入官助河北餉，復賂通等代請於上皇，願棄家爲女冠。上皇許之，賜北郭慈雲觀居之，未幾，金人破汴，主帥闔嬪索師師，云金主知其名，必欲生得之，乃索一本作索之。累日不得，張邦昌等爲蹤迹之，以獻金營，師師罵曰：「吾以賤妓蒙皇帝眷寧，一死無他志。若輩高爵厚祿，朝廷何負於汝？乃事事爲斬滅宗社計！今又北面事醜虜，冀得一當，爲呈身之地。」吾豈作若輩羔鴈贅耶？」乃脫金簪，自刺其喉，不死，折而吞之，乃死。道君君下一本有皇字帝在五國城，知師師死狀，猶不

附錄

道君北狩在五國城或在韓州凡有小小凶吉喪祭節序北人必有賜賚一賜必要一謝表北人集成一帙刊在權場中傳寫四五十年士大夫皆有之余曾見一本更有李師師小傳同行於時

道君幸李師師家偶周邦彥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於牀下道君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擗括成少年遊云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後云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師師因歌此詞道君問誰作李師師奏云周邦彥詞道君大怒坐朝宣諭蔡京云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聞課額不登如何尹京不案發來蔡京罔知所以奏云容臣退朝呼京尹叩問續得復奏京尹至蔡以御前聖旨諭之京尹云惟周邦彥課額增羨蔡云上意如此只得遷就將上得旨周邦彥職事廢弛可日下押出國門隔一二日道君復幸李師師家不見李師師問其家知送周監稅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爲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歸愁眉淚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爾往那裏去李奏臣妾萬死知周邦彥得罪押出國門略致一杯相別不知官家來道君問曾有詞否李奏云有蘭陵王詞今柳陰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偈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詞爲官家壽曲終道君大喜復召爲大晟樂正後官至大晟樂樂府待制邦彥以詞行當時皆稱美成詞殊不知美成文筆大有可觀作汴都賦如箋奏雜著皆是傑作可惜以詞掩其他文也當時李師師家有二邦彥一周美成一李士美皆爲

道君狎客士美因而爲宰相吁君臣遇合於倡優下賤之家國之安危治亂可想而知矣。貴耳集

讀書敏求記云吳郡錢功甫祕冊藏有李師師小傳牧翁曾言懸百金購之而不獲見者偶聞邑中蕭氏有此書急假錄一冊文殊雅潔不類小說家言師師不第色藝冠當時觀其後慷慨捐生一節饒有烈丈夫慨亦不幸陷身倡賤不得與墜崖斷臂之儕爭輝形史也張端義貴耳集載有師師佚事二則傳文例舉其大故不載今併附錄於後又宣和遺事載有師師事亦與此傳不盡合可並參觀之琴六居士書